



文粹卷第三十七

論丁摠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兵刑

守在四夷論

守論

戰論

斷刑論

睦御

機權論

王言論

英傑論

諫諍

忠諫論

變惑

近倖論

癩論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楮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親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論非道昌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至難

者有四國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
言四夷之攻以鼓鼙國人之攻以祕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
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觀日月
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悅而思受也聽鼓鼙則警而思備也聞
祕隱則懼而思迷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讎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
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鄰也攻邊則人人思
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鑢鑿而異也且王者
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
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
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變未始是
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
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捨儉節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
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
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
身不謹為嗜慾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

以為大我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偽烽嗚呼夫
下空於持軸加以寢妙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
於晉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
致公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有窺窬則可謂四
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先守身而後四夷無德
者不先守其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
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狄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口而不書
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編之闕

守論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泗東兵自守
反修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患禍故
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缺鉞鈍含弘混貸煦育
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麻屨弄周思以為宿謀方且鬼岸
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頽
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

金堅曼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顛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明伍羅
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
乃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肯務且植根此復何也今之議
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
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
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
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
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閭閻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用
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
觀聘不來机杖扶之逆息虜亂皇孀之裝緣彩飾無不備之是
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
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
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
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濁軒輶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
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
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

戰論 并序

杜牧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此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
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
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崇嶺相貫高山大河盤互
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
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
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蹙忽
然夷狄驚馬四邊摩挲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
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

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嚴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必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膾臊徹于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剷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戎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剝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比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襄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乃銛菜色其安一歲未更旌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恍惚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斷刑論

余旣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爲之言

柳宗元

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
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
秋爲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爲不善者必俟秋冬
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歐天下之人
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爲
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
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
以有懲是歐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歐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
是刑所以措而化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
也胡不謀之人心以孰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蒼蒼蒼蒼者焉能與
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
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已矣
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
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不死不
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播
痛不得麻痺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
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太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
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雪霜相者
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
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不然夫雷霆雪霜者時一氣耳非
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
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
之草木豈有非常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効之
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
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
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之盡矣當也者大
中之道也離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
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知者也偏守而謂
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
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

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機論上

馮用之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違之知利而不知害知去而知就其惟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龍蛇為之起陸人之一發天地為之反覆范蠡善用也勾踐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為本趣時為用苟恃於義則悅隨者寡夫逢於時則虛其事稽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商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蓋取時之機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疏嬴氏合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設令堯幽丹朱而棄舜億兆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雖管蔡而不戮必喙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上則不謂之霸主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為國者如偃師焉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悅乎善為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違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富哉是機也我以天下為親為子夫下孰不以我為親為子乎夫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分士卒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而亡不亦宜乎善為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

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爲也鄒族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入秦不取金壁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忌剋酈生殛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戚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曠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舜倫收斂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俟周武成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捨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干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疎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吉泰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傳說是也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晁錯所以見誅也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失劍也取不相時則招文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號也語不相時則殆辱薛治諫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謗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得其機則仇讎變爲心腹必其恩者乎失其機則親昵反爲勍敵況其疏者乎齊相用讎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爲國家者可不務乎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荅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爲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熙然若登春臺如享太牢不知帝力故爲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兀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貨欲駁塗焉矜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爲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耶國不用機以克永世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昭前史萬機之鑑仲左云知幾其神乎有言哉有言哉

權論下

大哉鼓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務反於常而致治違於道而合利非
權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者適一時之變非悠久之用然則適變
於一時利在於悠久者也聖人知道德有不可爲之時禮義有不
可施之時刑名有不可威之時由是濟之以權也其或不可爲而
爲則道德如畫餅充飢矣不可施而施則禮義如說河濟渴矣不
可威而威則刑名如治絲而棼矣豈惟乖理適足資亂故用權之
際道德可棄禮義可置刑名可弛及乎發號施令如風偃草衆知
嚮方莫敢不服與夫道德禮義刑名之功又何異哉雖曰棄之置
之弛之蓋殊途而同歸也故權者國家之利器也輜重可離而權
不可失兵食可去而權不可無迅雷發則羣物驚大風起則萬彙
振嚴霜冽則衆木落遲日昇則百卉秀孰爲此者天地也天地尚
或用之而況於人乎夫休祥不見則中庸之君不能力行而躋於
聖畧徵不作則殘暴之主不能革心而至於道福其善君子所以
知勸禍其淫小人所以知戒夫天之德至仁也地之道無私也至
仁則不傷於物何乃行肅殺之令乎蓋秋不殺則春無以生矣無
私則不黨於人何乃垂災沴之變乎蓋惡不殫則善無以彰矣一弛
一張天道乃長一懲一勸天道乃遠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是
以君子則而象之體而行之故當不合用而用不合棄而棄不合
賞而賞不合誅而誅者皆從權而制宜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俾民
日用而不知權之時義大矣哉高宗和傳說之賢欲委之代天取
於皐稷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群情弗協事難以濟故稱夢得賢
相以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興賴善權之主也文王知太公之賢欲
擢居輔弼搜於屠釣之間致於三公之上庶士靡靡恐未適從故
稱天遺我師乃出畋而獲之周之永年賴善權之君也此二君苟
懼設詐之損德固執信而循常則傳嚴嚴虛老而莫伸渭濱沒齒而
不用棟梁斯壞其何以興夫權之大端在於利害而已矣利萬而
害一害之何傷害百而利十利之必二苟害於事雖鄙俚之議君
子懼之苟利於後雖先王興教達人抗行也三雖至親西伯食其
肉不然則死於麥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美不然則臣於項籍
也西伯非不慈蓋子已死不食則己身亦斃沛公非不孝蓋其父

為虜奔走則已身亦降又何益乎能捨無益之慈孝成莫大之其基業夫人之權變不可得而聞也夫是非未明向背未定成敗未測取與未決當此之時行權之時也故權可以明是非定向背測成敗決取與獲直布衣見景公景公委之以兵柄斬一寵臣三軍畏懼克成其功也孫武被褐謁吳王吳王試以教戰戮三嬖妾眾女整亦卒顯其能也易曰巽以行權巽風也風行也無不可動之物無不可往之所權之用無不可治之時無不可成之事昔晉文公見天王王河陽譎則譎矣而夾輔之勳垂於史冊鬻拳諫楚子以兵刃悖則悖矣而盡忠之節著於春秋夫事有先奪而後與先順而後取太甲不治伊尹放之俟其改過而反其政公子光謀亂伍胥避之乃進專諸以成其志然後盡事君之節雪殺父之冤不其偉歟夫乾坤之道易簡也而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王公設權以固其國知變以馭其民善馭者視人如嬰孩悟之誘之莫不胥悅不善馭者以民為規矩謂方圓定矣不能苟合善權變者如弈其焉或取或捨或進或退無固無必皆任其勢也捨非資敵蓋捨小而取大退非怯彼蓋進損而退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得非權之難耶觀其相魚君於夾谷挫齊銳於罇俎當是時齊侯強而不強魯國弱而不弱聖人之智不亦多乎夫獸廢爪牙則充群獸之腸矣禽鏃羽翮則供眾禽之羞矣人失權變則為英雄之資矣三輻之車制之者柅萬乘之國統之者權五賊在心神至聰而莫測三盜既興物雖眾而皆覩至哉始離而終合始逆而終順始非而終是始失而終得權之旨也或曰機之與權同乎異乎對曰異也設於事先之謂機應於事變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羅待鳥來則獲矣權之應變猶荷戈禦獸審其勢也知機而不知權者得於預謀失於臨事知權而不知機者巧於臨事拙於預謀知機而知權者帝霸之君也王佐之臣也自五帝既降捨機權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理雄辯

不足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衣布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麻事六朝弼諧一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聘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濤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遊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為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英傑論

李德裕

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為用駕御之術惟漢祖盡之黥布歸漢絢高祖方跽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帳飲食從官如漢主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誅人甚厚此不得不絕大漠而湯置軍仇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

之人接方正之士事不同也不可以敏於禮節貌浮詞足言宜乎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鬪其勇因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為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鬪之氣擊刺之材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重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為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

忠諫論

李德裕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寐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啓大隊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大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群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主白馬

令言帝欲不帝劉李二人各不便故書其官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勿頸血汚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機擊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為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近倖論

李德裕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惡深相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人之就燭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以蕭關搆之妖行沈面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張勳

稟論

元結

元子夫寶中曾預讎於諫議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實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稟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稟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侯侯家得稟婢寐則稟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稟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寐則假稟其言似不怨主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稟病寐中稟言非所知也引稟婢自辨辭說

六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髮之鉗之奴寤愈甚奴於是重窺侯意
先事窺說說侯之過警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
窺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其奴命之
曰窺良氏子孫出在于郅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窺言以規諫人
主俾悔過追悞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大
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郅侯夷奴耶

文粹卷第三十七

文粹卷第三十八

論戊摠二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前賢

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頌

三不欺先後論 呂昌

三名論 李翰

三賢論 李華

失策

漢斬丁公論 皮休

表盜以周勃為功論 李德裕

張辟強論

晁錯論 李觀

降將

李陵論 白晷

皮戶

張禹論 李德裕

省試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頌

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取當年而節莫覩故發義以立志從
道以成功激清一時流譽千古然立志者必義也成功者必道也
資於義而志可明徵於道而功可見志以立節功以成名名之成
昭其道也節之立昭其義也能繫其身後代有准非夷齊故能利
其國當時繫賴非四皓故揆而度之優而柔之循其事而理於是
乎在考其功而論於是乎著蓋周德既廣則夷齊讓國而歸焉漢

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之棄商矣諫武王正禮也人之
戴漢矣護太子忠主道也忠之所有者大則正之所行者高高而
能行者節所謂立也大而能行者名所謂成也若夫志士仁人將
合而已進足以成退足以立用足以兼濟否足以獨善下辱其身
則安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采其穢棄其民之子不屈也羸之德
衰則職亦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黃公之徒知時也舉其
成事各同乎其成矣究其立事各異乎其立矣深惟終始敢無優
劣統而論之其美也一別而叙之其跡也二棄身以遂志夷齊之
烈矣愛國以屈身商皓之行矣曰若稽古以質乎內皓見賢於子
房夷齊稱仁於宣父與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昔必子錢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
豹為鄆也人不取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
貽牧人之經紀正洋古今輝煌圖史竊理而語固有漢芳擇善而
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錢仕衰亂之魯而邑偏強郡使義為

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而後顧之遺黎漢離形檢妙用心
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
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
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役智利物飾躬勵俗守之以
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
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
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
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
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
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
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
資漸致德宜全與道重兼通必也修誠而棄智誠未至而政理或
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效一
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欺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
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

以寬濟猛同二氣之和平自爾涉遐比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姑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三名巨論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罕窺而遺迹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有優劣乎應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再三固請不得已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夫小者不足以論大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況諸大賢然執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著由虛考實稽彙矣吾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不迨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耳曰何謂其然也昔管仲相相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與齊定霸尊周勤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劔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續修舊勳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為燕將魏勝齊師挫劍於二城之間彼復於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犇亡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所未諭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聞者末故語功則信然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格以道德覈於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事可明也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為美矣然微功事雖務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丘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也而業身主闇而國治兵弱而強鄰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實刑玄德常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已而未審於人樂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徙之以德收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燕一東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

也千秋萬歲臣尚不敢侵其臣諫而况謀子孫乎因棄祿宵道善乎長者之言
謂懷祿不齊其祭周身不違於道比諸子不亦優哉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
豈生人之所制安可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短長耶且夫運有通塞命有修
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為將乎聞不用乃大喜
而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
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道哉翰長
元御史君體純至之德負經遠之才常感憤於周韓之間嘯詠於
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蘊弼諧之大略以康濟為己
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纔元士命止甲午
位不登於廟堂名不書於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
優劣辭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問者歎息而退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
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辯況察者未之究乎鄭
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為怪譎之

音大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變耕於樵悴被編如蒙
美觀美倫自以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皆將害其
惡在惡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
也余兄專亦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淳矣或曰
願聞三子之略濞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
六經蕭人心蕭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出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
得計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
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
蕭病貶惡太亟劉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
蒞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謂王者作樂崇德殷薦
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於是作破陣樂詞是
樂也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
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
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為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
而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

齊生人不歸次序續修以迄于今志未就而致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一俟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發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相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爲人所笑學廣而不精其貫穿其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富以律度百代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絕孤厲不可謂不知者言也茂挺父爲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督府生一賢方負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亦無憾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方公可謂名人矣每見魯山則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則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之廣平程休士矣端重信言河間那子紹宗深明持操字第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亦子曲直

守道而斷趙郡李暉伯高含大雅之業暉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嶽謀道沈邃廉靜梁國喬渾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湯拯七挺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寤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挺卸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終日忘返退而歎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邁直直第霸士會峻浩不雜隴西李廣敬叔堅明而粹范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穎川陳讜言上然淡而不猷吳興沈興宗季長專靜不逾穎川陳兼不器行古人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於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陽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爲德選汝南邵軫緯卿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周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於事理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幾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

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有略族弟邈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疏明簡暢穎川韓拯佐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韋建七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無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今病也余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作云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忠之為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有過諱於公不揚名於私豈清吳之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間怯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悖生而仕者

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貳其心也上有忌必姦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愆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不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有間去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諂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懼而貳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悞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隱之者豈有猜悞辯說疑懼者耶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耶與其不忠則彼二侯者謂淮陰侯淮南王曲逆侯是也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立未為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埋篤論此言足以感文

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
非罪見疑可爲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
平用辟強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
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
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遂順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矣
其後絳侯繫清室蓋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
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盜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
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車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
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爲仁矣蓋
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
之罪虐貫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不昧矣

張辟強論

楊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竒之
可也若以爲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
因辟強啓之向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嘗言

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
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
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
何至危懼必當直受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漢高曰
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焉獨在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
制八年產祿之封植固矣若平勃二人蓋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
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商以給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
尚不敢言誅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
才出於世豈受其給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
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爲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沮
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爲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晁錯論

李觀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
故且筆以議按錯穎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爲太常掌故以英詞
射策累擢爲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

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
土是用剪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淠之反
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已
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又狂夫
為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為名景帝無非常之
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其在紆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
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
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
獻款長悲益為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淠於吳以誠東南之必亂
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
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盜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
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俾刃其父知其必戮
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是氏危矣吾
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
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
見獲宥是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亦未
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
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
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
有不遂是曰不忠亦何生為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
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子之六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
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
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
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其惑之
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
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
美狼曠潑欒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
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眾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

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嗚呼君命挫國
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
前墮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追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
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曾稽之恥豈非其罪魯國之羞沫
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
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
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寢離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
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
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
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
効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
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
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于卅刑不加親戰
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
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死或重於生
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
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
惜哉陵之不死也夫君子之道焉故臧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
其然乎不其然乎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
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曄山東之匹夫也入
虎狼之秦獲不測之險可謂交踈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
秦霸業之基以安國復歸可謂忠於昭王矣能獨斷者英主也古
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善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
之怒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斷之於已
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
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
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况薄太后尚
存唯一弟薄昭而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

至張禹第畔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
言新學小生亂道言且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
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
蛇鬪於鄭賜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尚方斬馬劍斷佞臣
頭斯為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雎為師表張禹為鑒
戒

文粹卷第三十八

文粹卷第三十九

議甲 卷十一頁

吳興妣

鉉

竹祭

郊廟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變寢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禘祫議

遷廟議

立廟議

宗廟邊豆議

同前議

同前議

昭陵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紹

臣聞禮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
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
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
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
隔日常遇既非大會必運未周惟揆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
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進奏

曰准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一日甲子即分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鮌續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崛起曲阜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社國之任翼周弼魏肇成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高祖宗祀太宗猶周之禘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齊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而漢代之未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尚於曲豐公太公之不祀返古遺失孰甚焉夫追尊太祖高皇帝景皇帝廟號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壇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書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摺禮之義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帝之制請仍舊典謹議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犧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去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矣又尋漢魏晉宋廢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去尸禘畧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

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
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以
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祫配祠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
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我
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
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
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丘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去配勾芒之類
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
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
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
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卑理不然矣
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曰五者故知各
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且謹上考殷周下追自觀並無
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皇帝並於明堂配食
事乃不經未足據據又公似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帝兼配

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
此即聖朝故事已有述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
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祚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
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
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
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
祖抑有舊章昔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
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
玄功清下瀆撥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
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
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
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
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

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
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
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
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
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
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
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
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
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廟二祖猶在壇
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
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今一朝遷
之豈惟使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
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
如在景皇帝雖為太祖於其獨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孫
饗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與矣五日獻懿之子孫也今欲

正其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日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
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
魯自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
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
無其所廢祭則於禮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
其折中以為於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
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
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蓋言子為父死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
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
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其頻合祭其寡則是大祖所
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亦順乎事
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
陛下以臣議為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
或可疑臣乞召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太祖景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右伏
准今月十六日勅禘禘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
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
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夫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
當於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
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
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為屬尊故周漢皆大
祖之位正自魏至隋見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太皇別廟未成故權
設對裕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為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
運移于晉景以兄弟為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
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於祭運移于宋初亦
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特築一室章宗
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
府君東嚮議竟不行宋齊陳隋皆用隋舊虛其位以待太祖皆

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已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
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自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
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
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
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禘於是正太祖於
東向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禘有司誤引蔡謨
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誠乖疑倒置之
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鮌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為
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鮌安知說者
非啓與大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
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
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頔等一十
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二狀前後異同
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饗食禘禘加撤巾玉
虞主而枚卜瘞埋膏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

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爲可據明德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
初立此又易行伏以明德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爲
殷向五百年稷後爲周逾八百年明德流元無窮啓皇運於後景
福靈長與天地維又獻懿二相於興聖皇帝爲曾爲猶周人祔
于先公之祧也此亦亡於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
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
熟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微
劉執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在議中乃今累叨睿獎獲貳宗
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且敢以疑文虛說黷
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
慮裁擇

藏夾室

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禘
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
耶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如殷祭何如或去每禘祫時就饗於
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朝曰太祖已下昭穆既列
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
以祖祿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
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
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處士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無有異議
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擬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鄉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
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祫之時太祖固
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
可也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為比類彼主命幣王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懸瀆故斂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粟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況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必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年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謹奏

立廟議

朱子奢

臣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廟劉子駿議開七祀拜君降二節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既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祀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禮者義生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纔與子男相呼以多為貴何所表乎愚以為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為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迭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極人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宗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珉闕里學滅秦庭儒雅既喪經籍堙殄雖兩漢纂脩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略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知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

德莫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古
之彝則臣等奉述獻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
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
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曰七代之廟
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于寶之徒
或學推碩儒或不稱博物商較古今咸以為宜故其文曰天子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國之
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
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偏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
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况復禮由人情自非天
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
及七代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高義德薄者流
昭實不易之令範且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
制古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理之日

宗廟加薦豆議

崔沔

禮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
所立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
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
木有火化如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汗樽杯飲則有玄
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
豐潔故有二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禮
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玄樽犧象糜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
薦貴於新味不尚藝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
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二牲之俎八簋之實
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
俎簋豆簠簋彝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饗賓客
而周公制禮咸異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
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
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
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

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死園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剖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助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簋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饗於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饗於銅銅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饗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簋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魯人丹相宮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禦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曰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

同前議

韋述張均同議

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雍羶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食有體薦宴有折俎社元凱曰饗食有體薦爵而

所用各殊處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
憑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日非
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艾有疾召
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艾及祥宗老將薦艾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
之因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邊
豆脯醢則上下安之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
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
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邊豆有加豈能備也
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鬻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
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
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泂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
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向必師古簞簋可去而盤盃杯案當在御
矣韶護可息而箜篌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
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為
求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

常行亦是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且依典故率情變革人
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為散禮器稱宗廟之祭實者
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
栗蒸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且大苟
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
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
宗廟敢忘舊制

同前議

楊仲昌

且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
玄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
後聖作為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蕒藻之菜潢汙
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鬻此
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上將儉約以表誠則
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
所詳也易曰樽酒簋飯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

一樽之酒貳筮之奠為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
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邊爵則事非師古與
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

昭陵議

權德輿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焚摧毀略盡其宮
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
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
奠又遠使人又為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僚
同商量可否聞奏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
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
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
無必在山上不可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
敬也絜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
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靜誠
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為異况舊制既毀新宮且修考於便

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易饗食獻之禮
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言蠲為饋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
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饗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列
井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人
力勞逸為細若於事為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
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
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為遠近耶且愚以為恒在柏城之內則
不玄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省試學生代齊郎議

韓愈

齊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蓬駿奔走以役
于其宮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
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蓬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
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負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
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
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

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進以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以不得其理矣今天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指掌其事而墮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疑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學不然則不可為己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去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尊亦不得其理矣

文粹卷第四十

明堂

明堂議

吳與姚

同前議

太三議

同前議

明堂言胡議

雅樂

三朝行禮樂制議

三朝上壽有樂議

徹食自有樂議

車服

朝服乘車議

公卿已下冕服議

刑辟

請禁私鑄錢議

復讎議

駁復讎議

明堂議

孔穎達

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為左右闕道登樓設祭臣檢立藝書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大明樓明觀其宜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首高為柱葺茅作

蓋雖復古今興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庶惟高齋
器上陶匏用簠粟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迥綺閣凌
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
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
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
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
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
接神相以朝覲祭祀是在廟堂豈有樓祭祖樓視朝閣尊拜樓路便
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亦之典若全無此理
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

同前議

魏徵

明堂作其所由來遠矣爰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有益或異或同記述參
差莫能詳茲今稽諸話訓參以舊圖其圓下方後廟重屋百慮又重其軫同歸
洎賞塗廣錄不違斯禮與牛肆與無所取則裝頽以諸儒持論豈
端是楚是非歟于糜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般宋齊即
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置求之典則道實未弘
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
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衆大議思
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觀事資通變若
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又傷於質略求
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
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
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凡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
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
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
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

同前議

顏師古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
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衆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
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

以戰國縱衡典籍廢棄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說
說用為準的實亦無味然周書之叙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
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
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為明證文王居明堂篇帶
以弓韉禮于高禘九門磔壤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
有酒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為皆在路寢者
也載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戣南嚮而立明堂
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
一筵據其制度即太寢也尸子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
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
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為矛盾原夫負戣受朝常居出入既
在臯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
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
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
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乳辛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大

學其實一也而有二名金哀等又稱經傳無明文不能分別同異中
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曰在國之陽三
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已之地穎客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
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為巧說並出自曾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
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漸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
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
宜左釋則尚或補其闕漏況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
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
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可略而不論

大享議

馮宗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高柱茅簷
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
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協俯
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大和焉漢氏
承秦經籍道息旁求堙墜詳據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

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
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
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
之地恒取景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帝纂承平
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
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何也非謂財
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遙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
用作程神不享祐者也則天太后摠禁闈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
室中圯之期躡和喜從權之制以爲軋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
亭午之地實見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闈儲精營室爰從朝饗未始
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爲
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
樞大儀之制軋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燭蔽日梁柱排雲人
斯告勞天實貽誠煨燼甫邇遽加修復況乎地殊景巳未谷靈心
跡匪齊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其不可者一也又

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
離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
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况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
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沈默當須審巧
曆之計擇繁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
堂之號克復軋元之名則當宇無偏人識其舊矣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
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
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以此
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
矣大享不問十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
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
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
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

撰江都集禮祇抄撮舊禮更無周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
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
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

三朝行禮樂制議

杜佑

晉司律中郎將陳頌云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
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比音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
文王二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夔鹿鳴今不改易也
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羣后行禮東廂雅常作者也後有三篇第
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律與古鹿鳴同第二曰魏_之篇詠文帝用
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左延年所改文
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而用而除古代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
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二三拜鹿鳴所以嘉
寡若也敢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羣君子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其
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思巨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
禮及叔孫通所制漢儀復無別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食舉再

取周詩鹿鳴又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考也乃
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祭之義食舉歌詩十
二篇元肇羣后奉壁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
禮耶荀譏鹿鳴之失似誤昔謬還制四篇復襲前執

三朝上壽有樂議

杜佑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文惟詩雅云再拜稽首天子萬壽豳風六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長髮髯其古者詩工皆
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定禮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
禮畢復置酒侍坐殿上皆伏尊以卑次起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
曲注言但有鍾鼓無有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郭
瓊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
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為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已下十二曲名
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漢故事鄧吳及瓊等食舉之曲與時增
損張華上雅樂詩表云魏上壽食舉時及漢代所施用其文句長
短不齊皆未合於古雅漢故事則去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

其注當是闕文晉代歌詩傳玄述具存

徹食宜有樂議

杜佑

周官云王大食三省皆合鍾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今但有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夫職以樂侑食禮記六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如此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下皆乘車而以馬為駢服魏已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眄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馮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弘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

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此者鑿鑿與出幸法駕首塗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褻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心也鞮而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裾廣袖檐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榮之間黨馬有敬馬逸人從顛隊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絳騾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巨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書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群公祖二踈而兵士有著芒屨者閻立本書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一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珮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

不便理次真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
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青將臨國學凡有衣
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炯

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
帝軒轅氏長而教敷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
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
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較系
月以月較系時以時較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
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昌字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
矣夫日月星辰象明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露沾下人
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而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玉彩
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也雖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

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
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為物之所賴也黼能斷割象
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乃
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其乎制袞
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思
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
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之賢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
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雉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
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由而成象其功也又制卷冕以祭羣小祀
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
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
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又於是乎中矣
今表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
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而玄龜
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

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
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鈔黃無以紀其名
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從龍之氣也水者藻之自生也又
不假別爲章自此盡不經之甚也又鸞爲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鸞
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爲鷩者執鳥鳥也適可以辨刑曹之
職也能熊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爲水草而無
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爲蓮華取其
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
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毛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
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令三品乃得同王之毛毳冕而三公不得同
王之衣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
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
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皇之故事
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耕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
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丘之法度者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僚詳議可否者矣
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
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
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
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錢刀爲下幣夫三幣
擢之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
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
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
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
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
則傷貴錢輕則傷貴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
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
使多多則輕輕重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

雜以鈔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之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并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艱昔不艱支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乏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可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疾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作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錢輕禁寬則多禁嚴則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贖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之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禁於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

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求復利矣是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復讎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信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讎

者善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重
意典重立定制情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
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
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
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
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
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
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謹議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君先者父為縣吏趙師韞所殺
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
且請編之於令求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
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防亂也若曰無為
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
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

工天下傳于後代越義者不知所以嚮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
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
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
判然離矣何者若君先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
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
聞而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曾介
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
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君先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
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
悖驚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
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
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
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
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
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

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若取此且以斷
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君先能不
越於禮服孝死義也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
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而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爲典
明矣請下臣議附于法令如有斷斯獄者不且以前議從事謹獻

文粹卷第四十



